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禄

謄録監生臣陶紹侃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外國列傳一

契丹者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本鮮卑之舊地也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前史載之詳矣唐咸通末其王曰習爾之稍大累來朝貢光啓中其王沁丹

者秉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郡達靼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族帳寖盛有時入寇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情偽選將練兵秉秋深入踰摘星嶺討之霜降秋暮即燔塞下野草以困之馬多饑死即以良馬賂仁恭以市牧地仁恭季年荒恣出居大安山契丹背盟數來寇鈔時劉守光戍平州契丹錫利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偽與之和張幄幕於城外以享之部族就席伏甲起擒錫利王子入城部族聚哭請納馬五千以贖之不

許沁丹乞盟納賂以求之自是十餘年不能犯塞及沁丹政衰有别部長耶律按巴堅最推雄勁族長漸盛遂代沁丹爲主先是契丹之先大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爲八部每部皆號大人内推一人爲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及按巴堅爲主乃怙强恃勇不受諸族之代遂自稱國主天祐四年大寇雲中後唐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於雲中東城大具享禮延入帳中約爲兄弟謂之曰唐室爲賊所簒吾欲今冬大舉弟

可以精騎二萬同收汴洛按巴堅許之賜與甚厚留馬三千匹以答貺左右咸勸武皇可乘門掠之武皇曰逆賊未殄不可失信於部落自亡之道也乃盡禮遣之及梁祖建號按巴堅亦遣使送名馬女口貂皮等求封册梁祖與之書曰朕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服卿能長驅精甲徑至新莊為我翦彼仇讐與爾便行封册莊宗初嗣世亦遣使告哀賂以金繒求騎軍以救潞州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為兄弟兒即吾兒也寧有父不助子耶

許出師會潞平而止劉守光末年苛慘軍士亡叛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為寇所掠既盡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漸盛十三年八月按巴堅率諸部號稱百萬自麟勝陷振武長驅雲朔北邊大擾莊宗赴援於代敵衆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為衆所迫殺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於祁溝關返攻新武周德威以衆擊之文進不利乃奔於契丹引其衆陷新州周德威率兵三萬以討之敵騎援新州德威為敵所敗

殺傷殆盡契丹乘勝攻幽州是時或言契丹三十萬或言五十萬幽薊之北所在敵騎皆滿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閻寶將兵救幽州遂解其圍語在莊宗紀中十八年十月鎮州大將張文禮弒其帥王鎔莊宗討之時定州王處直與文禮合謀遣威帥軍使王郁復引契丹為援十二月按巴堅傾塞入寇攻圍幽州李紹宏以兵城守契丹長驅陷涿郡執刺史李嗣弼進攻易定至新樂渡沙河王郁遣使告急時莊宗在鎮州行營聞前鋒報

曰敵渡沙河軍中咸恐議者請權釋鎮州之圍以避之莊宗曰霸王舉事自有天道契丹其如我何國初突厥入冦至於渭北高祖欲棄長安遷都樊鄧太宗曰獫狁孔熾自古有之未聞遷移都邑霍去病漢廷將帥猶且志滅匈奴況帝王應運而欲移都避冦哉文皇雄武不數年俘二突厥爲衛士今吾以數萬之衆安集山東王德明厮養小人按巳堅生長邊地豈有退避之理吾何面視蒼生哉爾曹但駕馬同行看吾破敵莊宗親御鐵

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精甲自桑林突出光明照日諸部愕然緩退莊宗分二廣以乘之敵騎散退時沙河微氷其馬多陷楼巴堅退保望都是夜莊宗次定州翌日出戰遇奚長托諾五千騎莊宗親軍千騎與之鬬爲敵所圍外救不及莊宗挺馬奮躍出入數四酣戰不解李嗣昭聞其急也灑泣而往攻破敵陣掖莊宗而歸時契丹值大雪野無所掠馬無芻草凍死者相望於路楼巴堅召盧文進以手指天謂之曰天未

令我到此乃引衆北去莊宗率精兵騎躡其後每經按
巴堅野宿之所布秸在地方而環之雖去無一莖亂者
莊宗謂左右曰蕃人法令如是豈中國所及莊宗至幽
州發二百騎偵之皆爲契丹所獲莊宗乃還天祐末按
巴堅乃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
屋得燕人所教乃爲城郭宫室之制於漠北距幽州三
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城南
别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

人其國人號按巴堅為天皇王同光中按巴堅深著闢
地之志欲收兵大舉慮渤海躡其後三年舉其衆討渤
海之遼東令托諾盧文進據營平等州擾我燕薊明宗
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告哀至西樓邑屬按巴堅在渤
海又徑至慎州崎嶇萬里既至謁見按巴堅延入穹廬
按巴堅身長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
坤未致命按巴堅先問曰聞爾漢土河南河北各有一
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年四月一日洛陽軍變今

凶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比為魏州軍亂先帝詔令除討既聞内難軍衆離心及京城無主上下堅冊令公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棲巳堅號咷聲淚俱發曰我與河東先世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洛陽救助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寃哉泣下不能已又謂坤曰今漢土天子初聞洛陽有難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遠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兒既殂當合取我

商量安得自便坤曰吾皇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部精兵三十萬衆口一心堅相推戴違心則立見禍生非不知稟天皇王意旨無奈人心何其子托雲在側謂坤曰漢使勿多談因引左氏牽牛蹊田之說以折坤坤曰應天順人不同匹夫之義祇如天皇初領國事豈是強取之耶按巴堅因曰理當如此我漢國兒子致有此難我知之矣聞此兒有宮婢二千樂官千人終日放鷹走狗躭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

自聞如斯常憂傾覆一月前已有人來報知我兒有事我便舉家斷酒解放鷹犬休罷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未嘗妄舉我若所為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久矣自此願以為戒又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讐敵俱有惡心與爾今天子無惡足得歡好爾先復命我續將馬萬騎至幽鎮以南與爾家天子面為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復侵入漢界又問漢收得西川信不坤曰去年九月出兵十一月十六日收下東

西川得兵馬二十萬金帛無算皇帝初即位未辦送來續當遣使至矣按巴堅忻然曰聞西有劍閣兵馬從何過得坤曰川路雖險然先朝收服河南有精兵四十萬良馬十萬匹但通人行處便能去得視劍閣如平地耳按巴堅善漢語謂坤曰吾解漢語歴口不敢言懼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坤至止三日按巴堅病傷寒一夕大星殞於其帳前俄而卒於扶餘城時天成元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其妻舒嚕氏自率衆護其喪歸西樓坤

亦從行得報而還旣而舒嚕氏立其次子得光爲渠帥
以總國事尋遣使告哀明宗爲之輟朝明年正月葬按
巴堅於木葉山僞謚曰大聖皇帝按巴堅凡三子長曰
人皇王托雲即東丹王也次曰元帥太子即德光也幼
曰阿敦少君德光本名耀衢芝後慕中華文字遂改焉
唐天成初按巴堅死其母令德光權主牙帳令少子阿
敦少君往渤海國代托雲托雲將立而德光素爲部族
所伏又其母亦常鍾愛故因而立之明宗時德光遣使

摩琳等三十餘人來修好又遣使為父求碑石明年許之賜與甚厚并賜其母瓔珞錦綵自是山北安靜蕃漢不相侵擾三年德光偽改為天顯元年是歲定州王都作亂求援於契丹德光遂陷平州托諾以騎五千援都於中山招討使王晏球破之於曲陽托諾走保賊城其年七月又遣特哩衮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於要路生擒特哩衮等首領五千餘人獻於闕下明年王都平擒托諾

及餘衆斬之自是契丹太祖數年不敢窺邊嘗遣使紐
赫美棱來求托諾骸骨明宗怒其詐斬之長興二年東
丹王托雲在闕下其母繼發使申報朝廷亦優容之長
興末契丹迫雲州明宗命晉高祖為河東節度使兼北
面蕃漢總管清泰三年晉高祖為張敬達等攻圍甚急
遣指揮使何福賫表乞師願為臣子德光白其母曰兒
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事符天意必須赴
之德光乃自率五萬騎由雁門至晉陽即日大破敬達

之衆於城下尋册晉高祖為大晉皇帝約為父子之國割幽州管内及新武雲應朔州之地以賂之仍每歲許輸帛三十萬時幽州趙德鈞屯兵於團柏谷遣使至幕帳求立巳為帝以石氏世襲太原德光對使指帳前一石曰我已許石郎為父子之盟石爛可改矣楊光遠等殺張敬達降於契丹德光戲謂光遠曰曰爾輩大是惡漢兒不用鹽酪食却一萬匹戰馬光遠等大慚晉高祖南行德光自送至潞州時趙德鈞趙延壽自潞州出降

於契丹德光鏁之令隨牙帳晉高祖入洛尋遣宰相趙
瑩致謝於契丹天福三年又遣宰相馮道左僕射劉昫
等持節冊德光及其母氏徽號賫鹵簿儀仗法服車輅
於本國行禮德光大悅尋遣使奉晉高祖為英武明義
皇帝是歲契丹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以趙延壽
為樞密使升幽州為南京以趙思温為南京留守既而
德光請晉高祖不稱臣不上表來往緘題止用家人禮
但云兒皇帝晉祖厚賫金帛以謝之晉祖奉契丹甚至

歳時問遺慶弔之禮必令優厚每敵使至即於别殿致敬德光每有邀請小不如意則來譴責晉祖每屈已以奉之終晉祖世畧無釁隙及少帝嗣位遣使入契丹德光以少帝不先承禀擅即尊位所賫文字畧去臣禮大怒形於責讓朝廷使去即加譴辱㑹契丹廻國使喬榮北歸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謂榮曰先朝是契丹所立嗣君乃中國自冊稱孫可矣稱臣未可中國自有十萬口横磨劍要戰即來榮至本國具言其事德光大

怒會青州楊光遠叛遣使搆之明年冬德光率諸部南
下開運元年春陷祁州直抵大河少帝幸澶州以禦之
其年三月德光敗於陽城棄其車帳乘一槖駝奔至幽
州因怒其失律自大首領以下各杖數百唯趙延壽免
焉是時契丹連歲入寇晉氏疲於奔命邊民被苦幾無
寧日晉相桑維翰勸少帝求和於契丹以紓國難少帝
許之乃遣使奉表稱臣卑辭首過使迴德光報曰但使
桑維翰景延廣自來并割定鎮與我則可通和也朝廷

知其不可乃止時契丹諸部頻出征蕃國君臣稍厭
兵革德光母常謂蕃漢臣僚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
耶自古及今惟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待伊漢兒
的當迴心則我亦不惜通好也三年樂壽監壽王巒繼
有密奏若言瀛鄚可取之狀十月少帝遣杜重威李守
貞等率兵經畧十一月蕃將高牟翰敗晉師於瀛州之
北梁漢璋死之契丹主聞晉既出師自率諸部由易定
抵鎮州杜重威等自瀛州西趨常山至中渡橋敵已至

矣兩軍隔滹水而砦馬十二月十日杜重威率諸軍降於契丹語在晉少帝紀中十二月德光入鎮州大犒將士十四日自鎮州南行中渡降軍所釋甲仗百萬計並令於鎮州收貯戰馬數萬匹長驅而北命張彦澤領二千騎先趨東京遣重威部轄降兵取邢相路前進晉少帝遣子延煦延寶奉降表於契丹并傳國寶一紐至牙帳明年春正月朔日德光至汴北文武百官迎於路是日入宮至昏復出次於赤崗五日偽制降晉少帝為負

義侯於黃龍府安置七日德光復自赤崗入居於大內分命使臣於京城及往諸道括借錢帛僞命以李崧為西廳樞密使以馮道為太傅以左僕射和凝及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為宰相二月朔日德光服漢法服坐崇元殿受蕃漢朝賀偽制大赦天下改晉國為大遼國以趙延壽為大丞相兼政事令充樞密使兼中京留守降東京為防禦州尋復為宣武軍十五日漢高祖建號於晉陽德光聞之削奪漢祖官爵是月晉州潞州並歸

河東時盜賊所在羣起攻刧州郡斷澶州浮梁契丹大恐沿河諸藩鎮並以腹心鎮之三月朔日德光坐崇元殿行入閤之禮覩漢家儀法之盛大悅以蕃大將蕭翰為忭州節度使十七日德光北還發離東京宿於赤崗有大聲如雷起於牙帳之下契丹自黎陽濟河次湯陰縣界有一崗土人謂之愁死崗德光憩於其上謂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及漢地每每不快我若得歸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其語偷

殆將死矣時賊帥梁暉據相州德光親率諸部以攻之四月四日屠其城而去德光聞河陽軍亂謂蕃漢臣寮曰我有三失殺上國兵士打草穀一失也天下括錢二失也不尋遣節度使歸藩三失也十六日次於欒城縣殺胡林之側時德光已得寒熱疾數日矣命胡人賫酒脯禱於得疾之地十八日晡時有大星落於穹廬之前若迸火而散德光見之西望而唾連呼曰劉知遠滅劉知遠滅是月二十一日卒時年四十六主契丹凡二十

二年契丹人破其屍摘去腸胃以鹽沃之載而北去漢人目之為帝羓馬案以下原本闕佚據五代會要云四月十八日德光卒於欒城五月宣遣制以永康王襲位永康王者東丹王之長子以其月二十一日領部族歸國改會同十年為天祿元年自稱天授皇帝漢乾祐三年十一月率騎數萬臨邢州之內邱縣深州之就陽縣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往修和好永康王亦遣使報命獻良馬四匹太祖復遣尚書左丞田敏供奉官蔣光遂銜命往聘其年四月田敏等迴永康王遣使獻碧玉金鍍銀裹鞦轡并馬四四十匹其月太祖又命左金吾將軍姚漢英左神武將軍華光裔往使其年九月永康王為部下大寧王所弒德光之子勒所部兵誅大寧王自立稱應歷元年號天順皇帝顯德元年春太原劉崇將圖南寇契丹將楊袞率騎萬餘以助之三月世宗親征與崇戰於潞州

高平縣之南原崇軍大敗契丹衆棄甲而遁二年三月命許州節度使王彦超等築壘於李晏口與契丹數千騎戰於安平縣敗之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攷證

外國列傳一契丹傳兒即吾兒也　案契丹國志作吾定兒也與是書異

遣供奉姚坤　案通鑑攷異引莊宗實錄作苗紳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　案契丹國志作太宗夢見真武使之救晉與是書微異

錫里濟舊作習爾之今改　沁丹舊作欽德今改　實里舊作舍利今改　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托

諾舊作禿餒今改　托雲舊作妥欲今改　舒嚕舊作述律今改　阿敦舊作安端今改　耀庫濟舊作耀屈之今改　摩琳舊作梅老今改　特哩袞舊作惕隱今改　紐赫美稜舊作捺括梅里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外國列傳二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或云南凉秃髪利鹿孤之後其子孫以秃髪為國號語訛為吐蕃國人號其主為贊普置大論小論以理國事其俗隨畜牧無常居然亦有城郭都城號邏些城不知節候以麥熟為歲首唐時屢為邉

患初唐分天下為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為大鎮天寶至八監牧馬三十萬又置都護以控制之安祿山之亂肅宗在靈武悉召河南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取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於吐蕃開成時朝廷嘗遣使至西城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見唐使者旌節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吐蕃生靈否其人皆天寶中陷吐蕃者子孫其語言小訛而衣服未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夷分

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為回鶻牙帳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明宗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興代文謙為留

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賫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為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命漢即以為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為兖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弊衣蓮首日候峻出馬前訴以饑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帥募府率供奉官能往

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後為左衛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去涼州奏薦押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為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為刺史然涼州以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

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為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硇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氎金星礬大鵬沙毦褐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子史皆失其紀而吐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

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三千里明宗
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髮亂
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
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其先匈奴之種也後魏時號為鐵勒亦名回紇唐
元和四年本國可汗遣使上言改為回鶻義取迴旋搏
擊如鶻之迅捷也本牙在天德西北娑陵水上距京師
八千餘里唐天寶中安祿山犯闕有助國討賊之功累

朝尚主自號天驕大為唐朝之患會昌初其國為黠戛斯所侵部族擾亂乃移帳至天德振武間時為石雄劉沔所襲破之後為幽州節度使張仲武所攻餘衆西奔歸於吐蕃吐蕃處之甘州由是族帳微弱其通中國世以中國為舅朝廷每賜書詔亦常以甥呼之梁乾化元年十一月遣都督周易言等入朝進供太祖御朝元殿引對以易言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以石壽兒石論思竝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將軍

楊沼充押領回鶻還蕃使通事舍人五代會要以易言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弟嗀麥之石論思竝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李屋珠安盐山竝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為左驍衛上將軍充押領回鶻還蕃使通事舍人仇玄通為判官厚賜繒帛放令歸國又賜其入朝僧凝盧宜李思宜延籛等紫衣後唐同光二年四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都督李引釋迦副使鐵林都監楊福安等共六十六人來貢方物并獻善馬九匹莊宗召對於文明殿乃命司農卿鄭續將作少監何延嗣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至其

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狄銀嗣立遣都督安千等朝貢狄銀卒歐陽史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今亦遣使來貢名馬天成三年二月其權知可汗仁裕遣都督李阿山等一百二十人入貢明宗召對於崇元殿賜物有差其年三月命使册仁裕為仁化可汗四年又遣都督掣撥等五人來朝授掣撥等懷化司戈遣令還蕃長興元年十二月遣使翟未思三十餘人進馬八十匹玉一團四年七月復遣都督李未等三十人來朝進白鶻一聯明宗召對於

廣壽殿廣加錫賚仍命解放其鶻淸泰二年七月遣都

督陳福海已下七十八人進馬三百六十匹玉二十團

八月勑回鶻朝貢使密録都督陳福海可懷化郎將副

使達奚相溫可懷化司階監使屈密録阿撥可歸德司

戈判官安均可懷化司戈晉天福三年十月遣使都督

李萬全等朝貢以萬全為歸義大將軍監使雷福德為

順化將軍四年三月又遣都督拽里敦來朝兼貢方物

其月命衛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册為奉化可汗歐陽史晉高祖

時又加冊命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疏亦不知　五年辛而仁裕記五代常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正月遣都督石海金等來貢良馬百駟并白玉團白玉鞍轡等謝其封冊漢乾祐元年五月遣使李屋等入朝貢馬并白玉樂物等七月以入朝使李屋為歸德大將軍副使安鐵山監使末相溫為歸德將軍判官翟毛哥為懷化將軍周廣順元年二月遣使並麾尼貢玉團七十有七白氎貂皮氂牛尾藥物等先是晉漢已來回鶻每至京師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寶貨皆鬻之入官民

間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盡去舊法每回鶻來者聽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詰繇是玉之價直十損七八顯德六年二月又遣使朝貢獻玉並硇砂等物皆不納所入馬量給價錢時世宗以玉雖稱寶無益國用故因而却之

高麗本扶餘之别種其國都平壤城即漢樂浪郡之故地在京師東四千餘里東渡海至於新羅西北渡遼水至於營州南渡海至於北濟北至靺鞨東西三千一百

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名不拘年限對盧已下官總十二級外置州縣六餘大城置傉薩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羅為冠白皮小帶咸以金飾唐貞觀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總章初高宗命李勣率軍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為郡縣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前王姓高氏唐同光氏成中累遣使朝貢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

貢紫白水晶二千顆

渤海靺鞨其俗呼其王為可毒夫對面呼聖䇲奏呼基下父曰老王母曰太妃妻曰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世以大氏為酋長

黑水靺鞨其俗皆編髮性凶悍無憂戚貴壯而賤老俗無文字兵器有角弓楛矢

新羅其國俗重元日相慶賀每以是月拜日月之神婦人以髮繞頭用綵其珠為飾髮甚鬒美

党項其俗皆土着居有棟宇織毛罽以覆之尚武其人多壽至百五十六十歲不事生業好為盜賊党項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强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國中有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駑壯皆集而所售過常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為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為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為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

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為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輙邀刼之執其使者賣之佗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强㮶埋厮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刼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其佗諸族散處沿邊界上甚衆然皆無國邑君長故莫

得而紀次云

昆明部落其俗椎髻跣足酋長披虎皮下者披氈

於闐其俗好事妖神

占城本地鳥之大者有孔雀

牂牁蠻其國法叔盜者三倍還贓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外國列傳二吐蕃傳甘州為回鶻牙帳　案原本脫帳字今據歐陽史增入

回鶻傳來貢方物幷獻善馬九匹　案歐陽史作貢玉馬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一

天文志

案天文志序原本闕佚然其日食星變諸門事蹟具存較歐陽史司天考為詳備今考五代會要所載星變物異諸門與司天考互有詳略蓋五代典章散佚各記所聞未能畫一也參考諸書當以是書為得其實焉

日食

梁太祖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時言事者多引漢高祖末年日食於歲首梁祖甚惡之於是素服避正殿百官各守本司是日有司奏雲初陰晦事同不蝕百寮奉表稱賀　末帝龍德三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唐莊宗同光三年四月癸亥朔時有司奏日食在卯主歲大旱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二年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三年二月丁丑朔日食其

日陰雲不見百官稱賀　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食其日陰冥不見至夕大雨　二年十一月甲申朔先是司天奏朔日合食二分伏緣所食微少太陽光影相鑠伏恐不辨虧闕請其日不入閤百官守司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乙卯先是司天奏正月二日太陽虧蝕宜避正殿開諸營門蓋藏兵器半月不宜用軍是日太陽虧十分内蝕三分在尾宿十七度日出東方以帶蝕三分漸生至卯時復滿　三年正月戊申朔司

天先奏其日日食至是日不食内外稱賀　四年七月庚子朔時中書門下奏謹按舊禮日有變天子素服避正殿太史以所司救日於社陳五兵五鼓五麾東戟西矛南弩北楯中央置鼓服從其位百職廢務素服守司重列於庭每等異位向日而立明復而止今所司法物咸不能具去歳正旦日蝕唯謹藏兵仗皇帝避正殿素食百官守司今且欲依近禮施行從之　七年四月甲寅朔是日百官守司太陽不蝕上表稱賀　八月戊申

朔日有蝕之　少帝開運元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
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蝕之　三年三月壬戌朔日
有蝕之
漢隱帝乾祐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
周太祖廣順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蝕之
月食
梁太祖開平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先是司天奏是日
月食不宜用兵時王景仁方總大軍北伐追之不及至

五年正月二日果爲後唐莊宗大敗於柏鄉

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戊申月食九月甲辰月食　明宗天成三年十二月乙卯月食　四年六月癸丑望月食十二月庚戌月食

晉高祖天福二年七月丙寅月食　五年十一月丁丑月食鶉首之分　少帝開運二年三月戊子月食九月丙戌月食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月食

周世宗顯德三年正月戊申月食　五年十一月辛未月食

月暈

唐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月暈匝火木

彗孛

梁太祖乾化二年四月甲戌夜彗見於靈臺之西

唐明宗天成三年十月庚午夜西南有孛長丈餘東南指在宿五度　末帝清泰三年九月乙丑彗出虛危長

尺餘形細微經天壘哭星

晉高祖天福六年九月有彗星長丈餘　八年十月庚戌夜有彗見於東方西指尾長一丈在角九度

周太祖顯德三年正月壬戌夜有星孛於參角甚芒指於東南

五星淩犯

梁太祖開平二年正月乙亥歲星犯月　乾化二年五月壬戌熒惑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順行占曰心為帝王

之星其年六月五日帝崩

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戊子熒惑犯星　三年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四月甲申熒惑犯左執法六月丙寅歲犯右執法九月己亥熒惑在江東犯第一星案歐陽史九月丙辰太白歲相犯是書不載疑有闕文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癸卯太白犯心大星辛亥熒惑犯上將九月庚午熒惑犯右執法己卯熒惑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犯上相十二月熒惑犯氐　二年正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

鍵閉三月熒惑犯上相六月辛丑熒惑犯房九月壬子歲犯房　三年正月壬申太白熒惑合於奎八月癸卯熒惑犯上將乙卯熒惑犯右執法庚午太白犯左執法九月庚辰鎮歲合於箕辛巳太白熒惑合於軫十二月壬寅熒惑犯房太白歲相犯於斗　四年三月壬辰歲犯牛九月丙子熒惑入哭星　長興元年六月乙卯太白犯天罇十一月壬戌熒惑犯氐十二月丙辰熒惑犯天江　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四月甲寅熒惑犯

羽林八月辰犯端門十一月丙戌太白犯鍵　三年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　四年八月己未五鼓三籌熒惑近天高星歲星近司怪太白近軒轅大星案歐陽史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

末帝清泰元年六月甲戌太白犯右執法是書不載

晉高祖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　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申太白犯五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中星　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九月

己卯熒惑犯上將　八年八月丙子熒惑犯右掖十月
丙辰熒惑犯進賢　少帝開運元年二月壬戌太白犯
昴己巳熒惑犯天鑰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甲
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辰熒惑入南斗十月壬戌熒惑
犯哭星（案此條歐陽史不載）十二月太白犯辰　二年八月甲戌
歳犯東井九月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
白犯哭星
漢天福十二年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　乾祐元年

八月己丑鎮星入太微西垣戊戌歲犯右執法十月丁丑歲犯左執法二年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鎮丁卯太白犯歲十一月鎮星始出太微之左掖門自元年八月己丑鎮星入太微垣犯上將左右執法内屏謁者勾已往來凡四百四十三日方出左掖　三年六月乙卯鎮犯左掖七月甲申熒惑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太白犯歲

周廣順元年二月丁巳歲犯咸池己未熒惑犯五諸侯

三月甲子歲守心己卯熒惑犯鬼壬午熒惑犯天尸四月甲午歲犯鉤鈐　二年七月熒惑犯井鉞八月乙未熒惑犯天罇九月辛酉熒惑犯鬼庚戌熒惑掩右執法十月壬辰太白犯進賢　三年四月乙丑熒惑犯靈臺五年熒惑犯上將　顯德六年六月庚子熒惑與心大星合度光芒相射先是熒惑勾已於房心間凡數月至是與心大星合度是夜順行案此條歐陽史不載星晝見

唐同光三年六月己巳太白晝見　天成元年七月庚申太白晝見　長興二年五月己亥歲星晝見閏五月己巳歲星晝見八月戊子太白晝見　三年十月壬申太白晝見　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　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

漢天福十三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　乾祐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晝見

周廣順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經天

流星

梁乾化元年十一月甲辰東方有流星如數升器出畢宿口曳光三丈餘有聲如雷

唐長興二年九月丙戌夜二鼓初東北方有小流星入北斗魁滅至五鼓初西北方次北有流星狀如半升器初小後大速流如奎滅尾迹凝天屈曲似雲而散光明燭地又東北有流星如大桃出下台星西北速流至斗柄第三星旁滅五鼓後至明中天及四方有小流星百

餘流注交橫　應順元年春二月辛未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於東北有聲如雷　清泰元年九月辛丑夜五鼓初有大星如五斗器而南流尾迹長數丈赤色移時盤屈如龍形蹙縮如二鏵相鬬而散又一星稍小東流有尾迹凝成白氣食頃方散

晉天福三年三月壬申夜四鼓後東方有大流星狀如三升器其色白長尺餘屈曲流出河鼓星東三尺流丈餘滅

周顯德元年正月庚寅子夜後東北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震駭六街鼓人方寐而驚以爲曉鼓乃齊伐鼓以應之至曙方知之三月高平之役戰之前夕有大流星如日流行數丈墜於賊營之所

雲氣

梁開平二年三月丁丑夜月有蒼白暈又有白氣如人形十餘皆東向出於暈内九月乙酉平旦西方有氣如人形甚衆皆若俯伏之狀經刻乃散

唐同光二年日有背氣凡十二三年九月丁未夜遍天陰雲北方有聲如雷四面雞雉皆雊俗謂之天狗落是歲日有背氣凡十三是月司天監奏自七月三日陰雲大雨至九月十八日後方晴三辰行度災祥數日不見閏十二月庚午日有黑氣似日交相錯磨測在室十度

天成二年十二月壬辰西南有赤氣如火燄燄約二千里占者云不出二年其下當有大兵　長興三年六月司天監奏自月初至月終每夜陰雲蔽天不辨星月

應順元年四月九日白虹貫日是時閔帝遇害

晉天福初高祖將建義於太原日傍多有五色雲如蓮芝之狀二年正月丙辰一鼓初北方有赤氣向西至戌亥地東北至丑地已來向北闊三丈餘狀如火光赤氣內見紫微宮共北斗諸星其氣乍明乍暗至三點後後有白氣數條相次西行直至三鼓後散

漢乾祐二年十二月日暈三重上有背氣

周顯德三年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氣暈勾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攷證

志一天文志乾化二年五月壬戌熒惑犯心　案歐陽史作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與是書異五代會要與是書同

内屏謁者勾已　勾已原本訛句已今據歐陽史改正

長興二年五月己亥歲星晝見　案歐陽史作癸亥太白晝見

應順元年春　應順原本訛廣順今據歐陽史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二

歷志

古先哲王受命而帝天下者必先觀象以垂法治歷以明時使萬物服其風化四海同其正朔然後能允釐下土欽若上元故虞舜之紹唐堯先齊七政武王之得箕

子首叙九疇皇極由是而允與人時以之而不忒歷代
已降何莫由斯粤自軒黄肇正天統歲躔辛卯歷法時
成故黄帝始用辛卯歷顓頊次用乙卯歷虞用戊午歷
夏用丙寅歷商用甲寅歷周用丁巳歷魯用庚子歷秦
用乙卯歷漢用太初歷四分歷三統歷凡三本魏用黄
初景初歷凡二本晉用元始歷合元萬分歷凡二本宋
用大明歷元嘉歷凡二本齊用天保歷同章歷正象歷
凡三本後魏用興和歷正光歷正元歷凡三本梁用大

同曆乾象曆永昌曆凡三本後周用天和曆丙寅曆明元曆凡三本隋用甲子曆開皇曆皇極曆大業曆凡四本唐用戊寅曆麟德曆神龍曆大衍曆元和觀象曆長慶宣明曆寶應曆正元曆景福崇元曆凡九本洎梁氏之應運也秉唐室陵遲之後黄巢離亂之餘衆職未修三辰孰驗故當時歲曆猶用宣明崇元二法參而成之及晉祖肇位司天監馬重績始造新曆奉表上之云臣聞為國者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爰資曆以立章程

長慶宣明雖氣朔不渝即星躔罕驗景福崇元縱五歷甚正而年差一日今以宣明氣朔崇元星緯二歷相參方得符合自古諸歷皆以天正十一月為歲首循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彌多差闊至甚臣改法定元創為新歷一部二十一卷七章上下經二卷算草八卷立成十二卷取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立為上元以雨水正月朔為歲首謹詣閤門上進玉海調元歷蓋倣曹士蔿小歷之舊唐建中時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世謂之小歷

晉高祖命司天少監趙仁錡

張文皓秋官正徐皓天文叅謀趙延乂杜昇杜宗𨙻等以新歴與宣明崇元考覈得失俾有司奉而行之因賜號調元歴仍命翰林學士承旨和凝撰序其後數載法度寖差至周顯德二年世宗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王朴明於歴算乃命朴考而正之朴奉詔歲餘撰成欽天歴十五卷上之表云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人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為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

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為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授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為必從其日月六籍宗之為大典百王執之為要道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歷數故得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自唐而下凡歷數朝亂日失天埀將百載天之歷數汩陳而已矣今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以臣薄游曲藝

常涉舊史遂降述作之命俾究迎推之要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立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黄道之斜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得朞之數過者謂之氣盈不及謂之朔虚至於應

變分用無所不通所謂包萬象矣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也常用之法也法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歷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収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正之宿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之植圭於陽城者以其近洛故也

蓋尚嫌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國北距横野軍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皇家建國定都於梁今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為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朓朒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歴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述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歴則疎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朓朒隨歴較定日躔朓朒臨用

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為九限逐限損益衰稍有倫朓朒之法所謂審矣赤道者天之弦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黄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去赤極遠二十四度度當與赤道交則其勢斜當去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黄道内半在黄道外去黄道極遠六度出黄道謂之正交入黄道謂之中交若正交

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較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空有祖述之文全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為八節一節之中分用九道盡七十二道而復使日月二軌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所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

諸歴分段失實隆降無准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唯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為入歴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定逐日行分積逐日行分以為變段於是疾漸而遲勢盡而留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别立諸段變歴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虚之所射其理有異焉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黄道

之斜正天勢之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乃以一篇步日一篇步月一篇步星案以下脫一篇步發斂五字下云以卦候減沒為之下篇者言為步發斂之下篇歐陽史約其文稱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是也以卦候減沒為之下篇都四篇為歷經一卷歷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歷一卷臣檢討先代圖籍今古歷書皆無蝕神首尾之文蓋天竺胡僧之祆說也只自符天下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為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

能詳知使言歷者有九道以為注歷之恒式今並削而去之昔在唐堯欽若昊天陛下親降聖謨考星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其歷謹以顯德欽天為名天道元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但竭兩端以奉明詔疎畧乖謬甘俟罪戾世宗覽之親為製序仍付司天監行用以來年正旦為始自前諸歷並廢玉海欽天於朔分之下立小分謂之抄說者謂前代諸歷朔餘未有抄者若可用抄何待求日法以齊朔分也其歷經一卷今聊紀於後以備太史氏之周覽焉

顯德欽天歷經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三　四千四百八十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五百二十二四十

朔策二十九　三千八百二十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象策七　二千七百五十七七

周紀六十

歲差八十四四十

辰則六百　八刻二十四分

案以上題稱步日躔術及後步月離術步五星術合為歴經四篇者之三又皆僅列用數而不及推步據歐陽史云舊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畧不完然則是書原文固已闕矣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九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離策二十七 三千九百九十三 九

交策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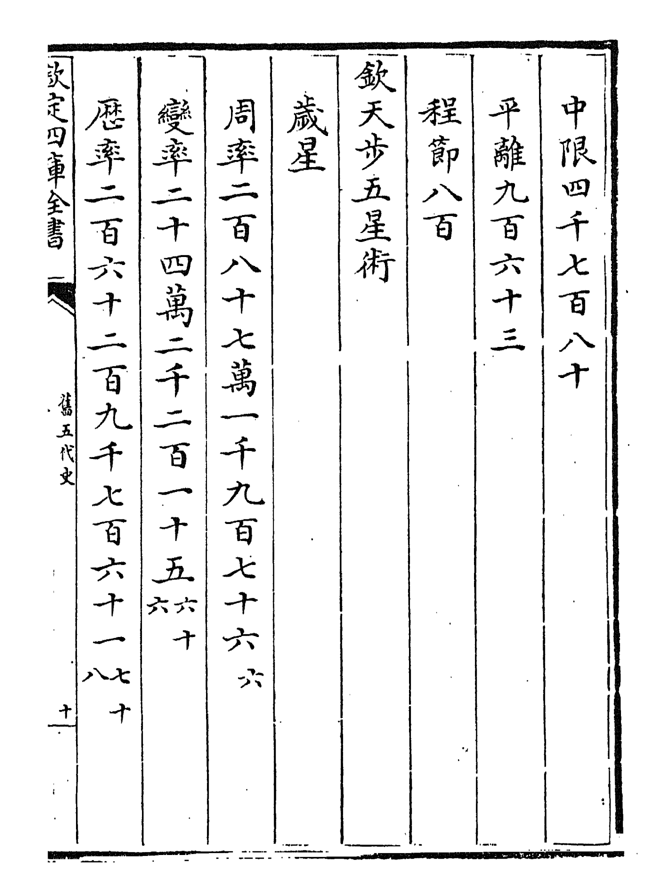
望策一十四 五千五百一十 一十四

交中一十三 四千三百六十三 九十八 七十八

離朔一 七千二百一十七 一十九

交朔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 三十 四十四

中準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六

變率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六十六

歷率二百六十二百九千七百六十一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　六千三百七十六六

歷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八十九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歷
晨見	一十七	三三十七	二二十四
順遲	二十五	二九	一二十九
退遲	一十四	一一十二	空二十八
退疾	二十七	四三十八	一三十七
後留	二十六三十二		

順疾	九十	一十六六十三	一十一一十三
順疾	九十	一十六六十三	一十一一十三
前留	二十六三十二		
退疾	二十七	四三十八	一三十七
退遲	一十四	一一十二	空二十八
順遲	二十五	二九	一二十九
夕伏	一十七	三三十七	二二十四

熒惑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一十一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七十一

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周策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二十二一十一

歷中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歷
晨見	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八	五十五十八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一	四十八三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一十七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十八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前留 八六十九

退遲 一十 一五十八 空四十四

退疾 二十一 七四十六 二四十

退疾 二十一 七四十六 二四十

退遲 一十 一五十八 空四十四

後留 八六十九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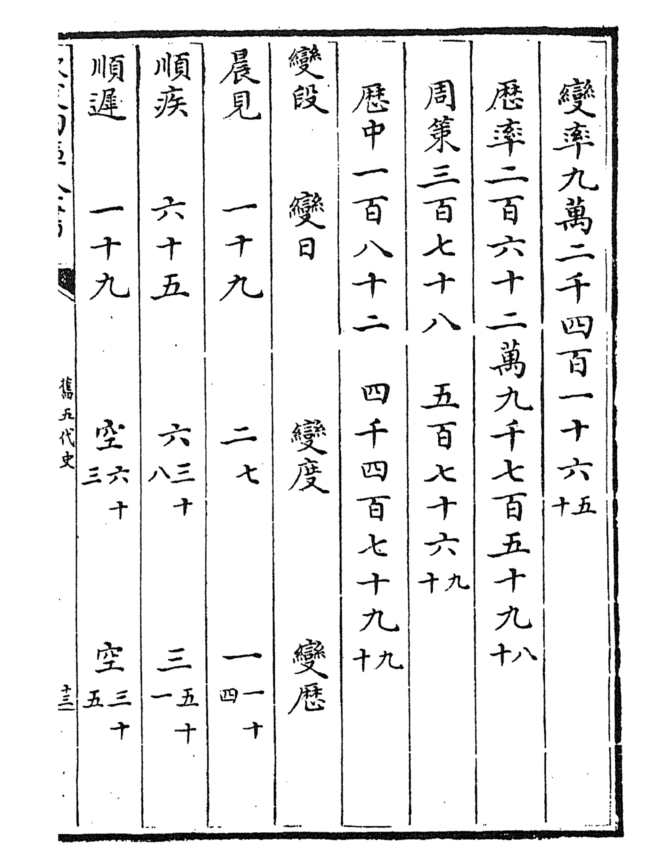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一十七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一 四十八三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八 五十五十八

鎮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九十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五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八十

周策三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六九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九九十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九	二七	一一十四
順疾	六十五	六三十八	三五十一
順遲	一十九	空六十三	空三十五

前留	三十七三		
退遲	一十六	空四十五	空一十四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六十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六十
退遲	一十六	空四十三	空一十四
後留	三十七三		
順遲	一十九	空六十三	空三十五
順疾	六十五	六三十八	三五十一

夕伏　一十九　二七　一十四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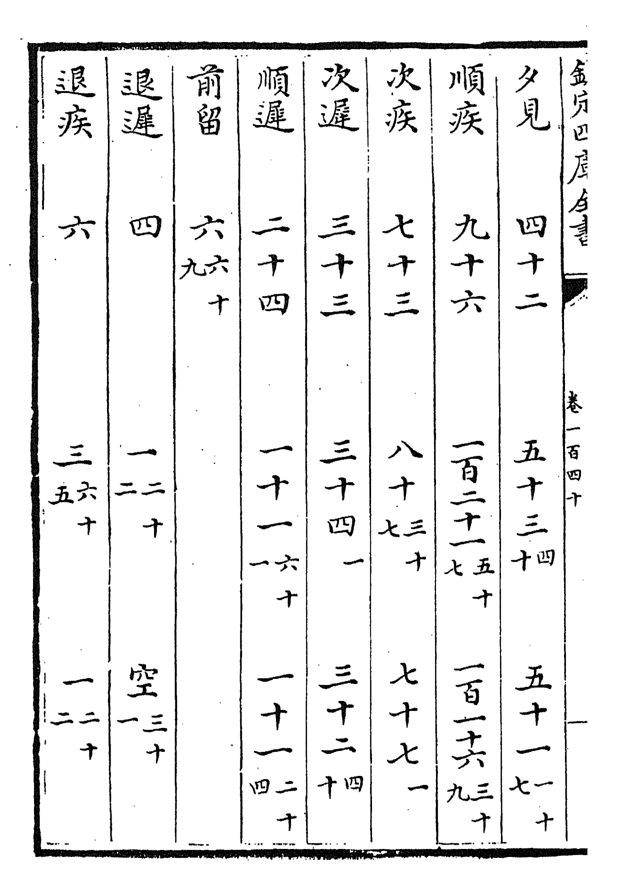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　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六

歷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五二十八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歷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 四十	五十一 一十七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 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 三十九
次疾	七十三	八十 三十七	七十七 一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 一	三十二 四十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 六十一	一十一 二十四
前留	六 六十九		
退遲	四	一 二十二	空 三十一
退疾	六	三 六十五	一 二十二

夕伏	七	四四十	一三十七
晨見	七	四四十	一三十七
退疾	六	三六十五	一二十二
退遲	四	一二十二	空三十一
後留	六六十九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一	一十一二十四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二十二四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七	七十七一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三十九〕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一十七〕

辰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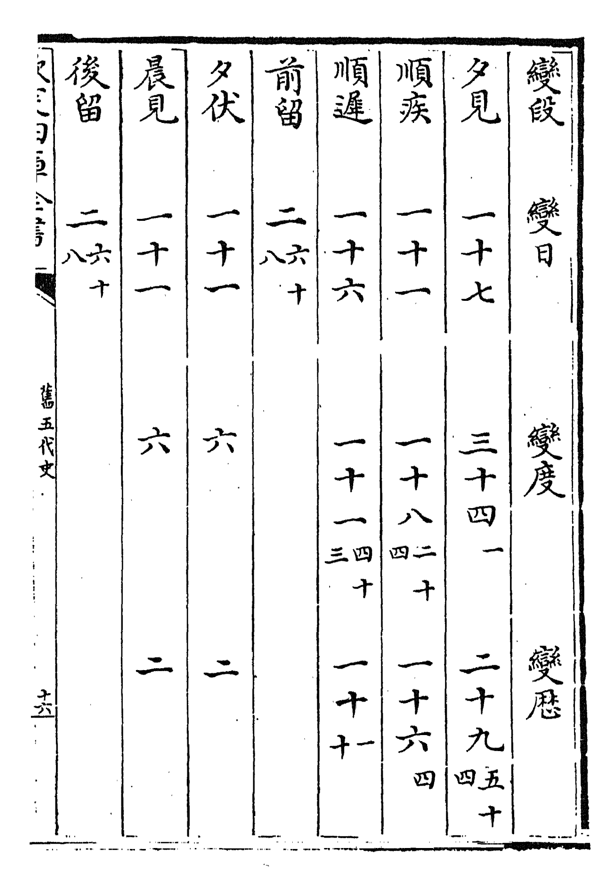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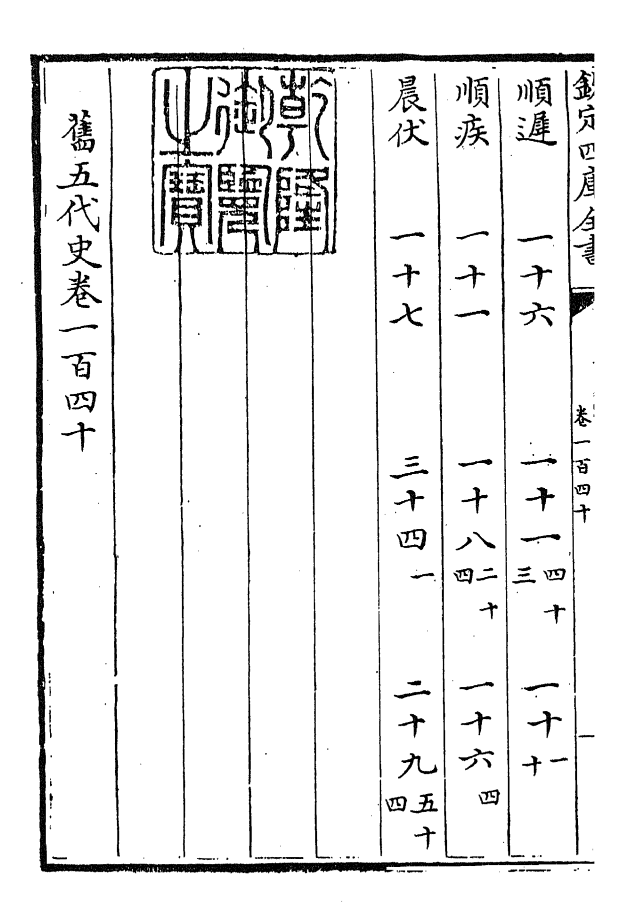
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　六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歷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二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歷
夕見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五十四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二十四	一十六四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四十三	一十一十
前留	二六十八		
夕伏	一十一	六	二
晨見	一十一	六	二
後留	二六十八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四十三　一十一十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二十四　一十六四

晨伏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五十四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攷證

志二歷志正元歷　案玉海作正統五代會要作正元

創爲新歷一部二十一卷　案玉海引崇文總目作二十卷

五行得朞之數　五行原本訛五之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法者數之節也　法原本訛百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　案七十二萬原本作七

千二百萬考下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則此當云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謂之全率原本全率之數併作大率之數蓋傳寫之訛今據歐陽史改正

欽天步月離術離策二十七　二十七原本訛作一十七案以統法除離率得二十七日及餘分今據歐陽史改正

交中一十三四千三百六十三　四千三百原本訛作

四千四百案交策半之為交中當從歐陽史作四千

三百今改正

欽天步五星術歲星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

十一七十八案七百六十一歐陽史作九百六十六

非也據歷率半之為率中彼此互訂此條當以是書

為正

歷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八十九案小分八十

九原本作九十六非也據歷中倍之為歷率倍八十

九適得大分一小分七十八此條當以歐陽史為正今據改

太白周策五百八十三　案原本作周策五百八十三萬考周率滿統法得周策五百八十三日及餘分萬字係衍文歐陽史亦無萬字今刪去

歷中一百八十二　案原本作歷中一百八十二萬考歷率半之滿統法得歷中一百八十二日萬字係衍文歐陽史亦無萬字今刪去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至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員外郎臣王壇

謄録監生臣錢中孝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三

五行志

昔武王克商以箕子歸作洪範其九疇之錫一曰五行所以紀休咎之徵窮天人之際故後之修史者咸有其說焉蓋欲使後代帝王見災變而自省責躬修德崇仁

補過則禍消而福至此大畧也今故按五代之紀編記五行之災沴追為此志以示將來其于京房之舊說劉向之緒言則前史叙之詳矣此不復引以爲證焉

水淹風雨

梁開平四年十月梁宋輝亳水詔令本州開倉賑貸十一月大風下詔曰自朔至今異風未息宜命祈禱

唐同光二月七月汴州雍丘縣大雨風拔樹傷稼曹州大水平地三尺八月江南大雨溢漫流入鄆州界十一

月中書門下奏今年秋天下州府多有水災百姓所納秋税請特放加耗從之　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崩决壞民田七月洛水泛漲壞天津橋漂近河廬舍艤舟為度覆没者日有之鄴都奏御河漲于右厌窯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𦙶縣河堤破壞廒倉八月勅如聞天津橋未通往來百官以舟舩濟渡因兹傾覆兼培泥塗自今文武百官三日一趨朝宰臣每日中書視事

四年正月勅自京已來（案此句疑有脱誤）幅圓千里水潦為沴

流亡漸多宜自今年三日後避正殿減常膳撤樂省費以答天譴應去年經水災處鄉村有不給及逃移人戶夏秋兩稅及諸折科委逐處長吏切加檢點並與放免仍一年內不得雜差遣應在京及諸縣有停貯斛㪷並令減價出糶以濟公私如不遵守仰具聞奏　長興元年夏鄜州上言大水入城居人溺死　二年六月壬戌汴州上言大雨震文宣廟講堂十一月壬子鄆州上言黃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戶　二年四月棣州上言水壞

其城是月己巳鄆州上言黄河水溢岸闊三十里東流
五月丁亥申州大水平地深七尺是月戊申襄州上言
漢水入城壞民廬舍又壞均州郛郭水深三尺居民登
山避水仍畫圖以進是月甲子洛水溢廬民廬舍
三年七月諸州大水宋亳潁尤甚宰臣奏曰今秋宋州
管界水災最盛人户流亡粟價暴貴臣等商量請于本
州倉出斛㪷依時出糶以救貧民從之是月秦州大水
溺死窯谷内民民三十六人夔州赤甲山崩大水漂溺

居人　清泰元年九月連雨害稼詔曰久雨不止禮有所禳禜都城門三日不止乃祈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子賓客李延範等禜諸城門太常卿李懌等告宗廟社稷

晉天福初高祖將建義于太原城中數處井泉暴溢

四年七月西京大水伊洛瀍澗皆溢壞天津橋八月河決博平甘陵大水　六年九月河決于滑州一概東流居民登丘塚為水所隔詔所在發舟檝以救之兖州濮

州界皆為水所漂溺命鴻臚少卿魏玭將作少監郭廷讓右領軍衛將軍安濬右驍衛將軍田峻于滑濮澶鄆四州檢河水所害稼并撫問遭水百姓兖州又奏河水東流闊七十里至七年三月命宋州節度使安彦威率丁夫塞之河平建碑立廟于河決之所開運元年六月黄河洛河泛溢堤堰鄭州原武滎澤縣界河決周廣順二年七月暴風雨京師水深二尺壞牆屋不可勝計諸州皆奏大雨所在河渠泛溢害稼

三年六月諸州大水襄州漢城漲溢入城城内水深五尺倉庫漂盡居人溺者甚衆

地震

唐同光二年十一月鎮州地震　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魏博徐宿地大震　三戊三年七月鄭地震

長興二年六月太原地震自二十五日子時至二十七日申時二十餘度左補闕李詳上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禍福為務王者祥瑞至而不

喜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寅畏上玄思答天譴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曽覽國書伏見高宗時晉州地震上謂羣臣曰豈朕政教之不明使晉州地震耶侍中張行成奏曰天陽也地隂也天陽君象地隂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使事臣下隂謀且晉州是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又開元中秦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兼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量事安置奏聞伏惟陛下

中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數震于帝鄉理合恩于天誠況
聖明御宇于今六年歲稔時康人安俗阜臣慮天意恐
陛下忘創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意伏望特委親信
兼選勲賢且往北京慰安密令廵問黎民之疾苦嚴山
川之祭祀然後鑒前朝得喪之本採歴代聖哲之規崇
不諱之風罷不急之務明宗深嘉之錫以三品章服十
一月雄武軍士上言洛陽地震　三年八月秦州地大
震漢　乾祐二年四月丁丑幽定滄營深貝等州地震

幽定尤甚

周廣順三年十月魏邢洺等州地大數日凡十餘度魏州尤甚

蟲魚禽獸

梁龍德末許州進綠毛龜宫中造室以畜之命之曰龜堂識者以為不祥之言

唐天祐十八年二月張文禮叛于鎮州時野水變其色如血游魚多死浮于水上識者知其必敗　十九年定

州王處直卒先是處直自為德政碑建樓于衙城内言有龍見或覩之其狀乃黄幺蜥蜴也處直以為神異造龍牀以安之又城東麥田中有羣鵲數百平地為巢處直以為已德所感識者竊論曰蟲蛇陰物比藏山澤今據屋室人不得而有也南方為火火主禮禮之壞則魚蟲失性以交推之上失其道不安于位之兆也果為其子都所廢　應順元年閏正月丙寅辰時唐閔帝幸至德宫初出興教門有飛鳶自空而落死于御前是日大

風晦冥　清泰元年十月辛未巳時有雉金色自南飛入中書止于政事堂之上吏驅之不去良久又北飛是日民家得之　二年鄴西李固鎮有大鼠與蛇鬬于橋下鬬及日之中蛇不勝而死　三年三月戊午有蛇鼠鬬于洛陽師子門外而鼠殺蛇夏四月戊子熊入市形如人博人又一熊自老君廟南走向城會車駕幸近郊從官射之而斃

漢乾祐三年正月有狐出明德樓獲之比常狐毛長腹

別有二足

周廣順三年六月河北諸州旬日內無烏既而聚澤潞之間山谷中集于林木壓樹枝皆折是年人疾疫死者甚衆至顯德元年河東劉崇為周師所敗伏尸流血故先萌其兆　顯德元年三月潞州高平縣有鵲巢于縣之南南平地巢中七八鶵

蝗

梁開平元年六月許陳汝蔡潁五州蝝生有野禽羣飛

蔽空食之皆盡

唐同光三年九月鎮州奏飛蝗害稼

晉天福七年四月山東河南關西諸郡蝗害稼至八年四月天下諸州飛蝗害田食草木葉皆盡詔州縣長吏捕蝗華州節度使楊彥詢雍州節度使趙瑩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祿粟一斗償之時蝗旱相繼人民流移飢者盈路關西餓殍尤甚死者十七八朝廷以軍食不充分命使臣諸道括粟麥晉祚自兹衰矣

漢乾祐元年七月青鄆兖齊漢沂密邢曹皆言蝝生開封府奏陽武雍丘襄邑等縣蝗開封尹侯益遣人以酒肴致祭尋為鸜鵒食之皆盡勑禁羅弋鸜鵒以其有吞蝗之異也　二年五月博州奏有蝝生化為蝶飛去宋州奏蝗一夕抱草而死差官祭之

火

唐天成四年十一月汝州火燒羽林軍營五百餘間先是司天奏熒惑入羽林飭京師為火備至是果應

長興二年四月辛丑汴州封禪寺門扉上欻然火起延燒是月是月魏州奏歷陽火先是下詔于諸道令為火備至是驗之　三年十二月壬戌懷州軍營内三處火光自起人至即滅並不焚燒舍宇明宗謂侍臣曰火妖乎侍臣曰恐妖人造作宜審詰之

晉天福三月十一月襄州奏火燒居民千餘家　九年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從少帝禦契丹于鄆州北將戰之夕有火光熒熒然生于草牙之上

周顯德五年四月吳越王錢俶奏十日夜杭州火焚燒府署殆盡世宗命中使賫詔撫問

草木石冰

梁開平三年春正月潞州軍前李思安進壺關縣庶穰鄉村人因伐樹倒自分為兩片内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進梁祖異之命示百官莫有詳其義者及晉高祖即位人以為雖有圖姓計其甲子則二十有九年矣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

于傍則丙字也四字去中間兩畫加十字則申字也晉祖即位之年乃丙申也

唐天祐五年長柳巷田家有僵桃樹經年舊坎猶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于舊坎其家駭異倉皇散走議者以漢昭帝時上林仆木起生枝時蟲蠹成文而宣帝興今木理成文仆而重起乃莊宗中興之兆也　同光元年冬十二月辛卯亳州大清宮道士上言玄元黃帝殿前枯檜再生一枝畫圖以進　清泰末年

末帝先人墳側古佛刹中石像忽然搖動不已觀者咸訝焉

晉開元元年七月一日少帝御明德門宣赦改元是日遇大雷雨門内有井亭亭有石盆有走水槽槽有龍首其夕悉飄行數十里而龍首斷焉識者曰石國姓也此兆非祥石氏其遷乎其絶乎　二年正月汴州封丘門外壕水東北隅水上有文若大樹花葉芬敷之狀相連數十株宛若圖畫傾都觀之識者曰唐景福中盧彦威

浮陽壕水有樹文亦如此時有高尼辭郡人曰此地當有兵難至光化中其郡果為燕帥劉仁恭所陷　三年九月大水大原葭蘆茂盛最上一葉如旗狀皆南指十二月己丑雨木冰是月戊戌霜霧大降草木皆如冰漢乾祐元年八月李守貞叛于河中境内蘆葉皆若旗旒之狀

周廣順三年春樞密使王峻遂鎮青州有司制旌節以備迎授前夕其節有聲主者曰昔後唐長興中安重誨

授河中其節亦有聲斯亦木之妖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攷證

志三五行志夔州赤山甲山崩　赤甲原本訛求甲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華州節度使楊彥詢　彥詢原本彥珣　今從列傳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四

禮志上

梁開平元年夏四月太祖初受禪乃立四廟于西京從近古之制也

唐同光二年六月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于北

都置廟今克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乃下尚書省集義禮部尚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都邑之制宗廟為先今卜洛居尊開基御宇事當師古神必依人北都先置宗廟不宜並設况每年朝享禮有常規時日既同神何所據竊聞近例亦有從權如神主已修迎之藏于夾室若廟宇已崇虛之以為恒制若齊桓公之廟二主禮無明文古者師行亦無遷于廟主昔天后之崇鞏洛禮謂非宜漢

皇之戀豐勝事無所法况本朝故事禮院其明洛邑舊
都嵩丘正位豈宜遠宮闕之居建祖宗之廟事非可久
理在從長其北都宗廟請准太常禮院申奏停廢從之
天成元年中書舍人馬縞奏曰伏見漢晉以來諸侯
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別追尊親廟漢光武
皇帝立先四代于南陽其後桓帝已下亦皆上考前修
追崇先代乞依兩漢故事別立親廟詔下尚書省集百
官定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議曰伏見方册所載聖縣所

存將達蘋藻之誠宜有粢梲之制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及建廟都邑乞特降制命依馬縞所議　天成二年中書門下又奏伏以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載于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聖慈俯從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謚以尊名改置園陵仍增丘衛遂詔太常禮院定其儀制焉太常博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蠡吾侯曰孝崇皇帝為例請付太常卿定謚

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馬縞復議曰伏准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則必追尊父祖修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饗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别崇謚法追曰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父和爲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今據禮院狀漢安帝以下若據本紀又不見帝字伏以謚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曾奏聞難將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請詔百官集議時右僕射

李琪等議曰伏覩歷代以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馬縞所奏禮有按據乞下制命令馬縞虔依典冊以述尊名時明宗意欲兼加帝字乃下詔曰朕聞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代創規于理無爽矧或情關祖禰事繫烝嘗且追諡追尊稱皇與帝既有减增之字合陳褒貶之詞大約二名俱為尊稱若三皇之代故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二號至若玄元皇帝事隔千祀宗追一源

猶顯冊于鴻名豈須遵于漢典況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于耿躬惜一字于先代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于中書逐班各陳所見惟李琪等請于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衆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為先事繫承祧義符致美且聖朝追尊之日即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時復依何代故事理關凝滯未協聖謨道合變通方為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尚有更改尊

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即地遠上都今據開元中追尊皐陶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于京都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望依御札並加皇帝之號兼請于洛京立廟勑宜于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

案文獻通考後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國昌太祖克用莊宗存最而上繼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此所謂四廟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其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莊宗神主以此月十日祔廟七室之内合有祧遷中書門下奏議請祧懿祖一室後下百寮集議禮部尚

書蕭頃等奏議從中書所奏從之　應順元年正月中
書門下奏太常以大行山陵畢祔廟令太廟見饗七室
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
遷獻祖請下尚書省集議太子少傅盧質等議曰臣等
以親盡從祧垂于舊典疑事無質素有明文頃莊宗皇
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祖于先遠復四室于宗朝
式遇祧遷旋成沿草及莊宗升祔以懿祖從祧蓋非嗣
立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光武滅新之後始有追尊之儀

比祇在于南陽元不歸于太廟引事且踈于故實此時須禀于所規將來升祔先朝次合祧遷獻祖既協隨時之義又符變體之文從之時議以懿祖賜姓于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為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于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于理可乎將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叙昭穆非禮之甚也議祧者不知受氏于唐懿宗

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理論之始祧昭宗次祧獻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晉天福二年正月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望令所司速具制度禮典以聞從之二月太常博士段顒議曰夫宗廟之制歷代為難須考禮經以求故事謹按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此是堯之廟也猶未載其數又按郊祀錄曰夏立五廟商立六廟周立七廟漢初立祖宗廟于郡國共計一百六十七所後漢光

武中興後别立六廟魏明帝初立親廟四後重議依周法立七廟晉武帝受禪初立六廟後復立七廟宋武帝初立六廟齊朝亦立六廟隋文帝受命初立親廟四至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議立七廟次屬傳禪于唐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始立四廟于長安至貞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制遂立七廟至開元十一年後創立九廟又按禮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玄注云高祖已下至禰四世即親盡也

更立始祖為不遷之廟共五廟也又按禮記祭法及王制孔子家語春秋穀梁傳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此是降殺以兩之義又按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按疑義云天子立七廟或四廟蓋有其義也如四廟者從禰至高祖以下親盡故有四廟之理又立七廟者緣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封立始祖即于四親廟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所以有五六廟或七廟九廟欲後代子孫觀其功德故

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又按周捨論云自江左已來晉宋齊梁相承多立七廟今臣等參詳唯立七廟即並通其理伏緣宗廟事大不敢執一以理定之故檢七廟四廟二件之文俱得其宜佗所論者並皆勿取請下三省集百官詳議勑旨宜依左僕射劉昫等議曰臣等今月八日伏奉勑命于尚書省集議太常博士段顒所議宗廟事伏以將敷至化以達萬方克致平和必先宗廟故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

云周制之七者太祖廟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商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則不過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明矣至于三代已後魏晉宋齊隋及唐初多立六廟或四廟蓋于建國之始不盈七廟之數也今欲請立自高祖巳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伏俟聖裁御史

中丞張昭遠奏議曰臣前月中預都省集議宗廟事伏見議狀于親廟之外請别立始祖一廟近奉中書門下牒再令百官于都省議定聞奏者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商周二代以稷契為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商人六廟契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

鄭玄所釋即商周以稷契為太祖夏后無太祖亦無追謚之廟自商周以來時更十代皆于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為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其引今古即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執嘉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為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于魏故為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為高祖以景帝始封晉故為大祖宋氏先世官閥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為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

得為太祖高帝自為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佑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于梁亦為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即位亦追亦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于周故為太祖隋文帝輔周室有大功始封于隋故為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為周八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為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公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為太祖

此則前代追册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為祖宗商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于唐虞之際故追尊為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為始祖漢稱唐堯為累之後不以堯累為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為始祖晉稱趙將司馬之之後不以卬為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為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蕭

何爲始祖陳稱大丘長陳實之後不以實爲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爲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爲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楊震爲始祖唐稱臯陶老子之後不以臯陶老子爲始祖唯唐高宗則天武后臨朝草唐稱周又立七廟仍追册周文王姬昌爲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已甚曲臺之人到今嗤誚臣遠覽秦漢下至周隋禮樂衣冠聲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如

温䵷顔虞通今古封肅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先王先母之儀起于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為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廟從周制也況商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方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

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為太祖謹議以聞勑宜令尚書省集百官將前議狀與張昭遠所陳連定奪聞奏左僕射劉煦等再議奏曰臣等今月十三日再于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夫王者祖武宗文郊天祀地故有追崇之典以申配饗之儀切詳太常禮院議狀唯立七廟四廟即並通其理其他所論並皆勿取七廟者按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詳其禮經即是周家之廟之定數四廟者謂高曽

祖禰四世也按周本記及禮記大傳皆曰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后稷為堯稷官故尊尊為太祖此即周武王初有天下追尊四廟之明文也故自漢魏已降迄于周隋創業之君追謚不過四世約周制也此禮行之已久事在不疑今參詳都省前議狀請立四廟外別引始祖取裁未為定議續准勑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請創立四廟之外無別立始祖之文況國家禮樂刑名皆依唐典宗廟之制須約舊章請依唐朝追尊獻祖

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故事追尊四廟為定從之　七年七月太常禮院奏國朝見饗四廟靖祖肅祖睿祖憲祖今大行皇帝將行升祔按會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廟于長安貞觀九年高祖神堯皇帝崩命有司詳議廟制議以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祔廟今先帝神主請同唐高升祔從之

漢天福十二年七月閏時漢高祖已即位尚仍天福之號太常博士段顒奏議曰伏以宗廟之制歷代為難須

按禮經旁求故實又緣禮貴隨時損益不定今參詳歷代故事立高曾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為始祖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共為五廟庶符往例又合禮經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吏部尚書竇貞固等議云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廟太祖　及文王武王之祖與親四廟太祖后稷也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于光武中興及歷代多立六廟或四廟蓋建國之

始未盈七廟之數又按郊祀錄王肅云德厚者流澤廣天子可以事六代之義也今欲請立髙祖已下四親廟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即于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上追髙皇帝光武皇帝更立六廟從之文獻通考莊宗明宗既捨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瑭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胄自詭故于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而祖之張昭遠之言議正而詞偉矣至漢初則段顒竇貞固之徒曲為諂附乃至上祖髙光以為六廟云

周廣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議合立太廟

室數若守文繼體則魏晉有七廟之文若創業開基則隋唐有四廟之議聖朝請依近禮追思四廟伏恐所議未同議下百官集議太子太傅和凝等議請據禮官議立四親廟從之五代會要和凝議曰恭以肇啟洪圖惟新黃屋左宗廟而右社稷率由舊章崇祖禰而辨尊卑載于前史雖質文互變義趣各殊式觀損益之規式繫興隆之始陛下體元立極本義祖仁開變家成國之基遵奉先思孝之道據禮官議立四親廟以叶前文從之其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申七月一日皇帝御崇元殿命使奉冊四廟准舊儀服兗冕即座太尉引冊案入皇帝降座

引立于御座前南向中書令奉册案進皇帝搢珪捧授册使跪受轉授舁册官其進寶授寶儀如册案臣等參詳至時請皇帝降階受册從之　三年九月將有事于南郊議于東京别建太廟時太常禮院言准洛京廟室一十五間分為四室東西各有夾室四神門每方屋一間各三門戟二四别有齋宫神廚屋宇准禮左宗廟右社稷在國城内請下所司修奉從之　其月太常禮院奏迎太廟社稷神主到京其日未審皇帝親議勑外迎

奉否檢討故事元無禮例伏請召三省官集議勑宜令
尚書省四品已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同參議司徒竇
貞固司空蘇禹珪等議按吳主孫休即位迎祖父神主
于吳郡入祔太廟前一日出城野次明日常服奉迎此
其例也遂署狀言車駕出城奉迎為是請下禮儀使草
定儀注至十月禮儀使奏太廟神主將至前一日儀仗
出城掌次于西御莊東北設神主行廟幕西面南其日
放朝羣臣早出西門皇帝常服出城詣行宮羣臣起居

畢就次神主將至羣臣班定皇帝于班前立神主至太
常卿請皇再再拜羣臣俱拜神主就行廟幄幕坐設常
饌羣臣班于神幄前侍中就次請皇帝謁神主既至羣
臣再拜皇帝進酒畢再拜羣臣俱拜皇帝還幄羣臣先
赴太廟門外立班俟皇帝至起居俟神主至羣臣班于
廟門外皇帝立于班前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羣臣俱拜
皇帝還幄羣臣就次宮闈令安神主于本室訖羣臣班
于廟庭太常卿請皇帝于四室奠饗逐室皇帝再拜羣

臣俱拜四室祔饗畢皇帝還宫前件儀注望付中書門

下宣下從之　顯德六年七月詔以大行皇帝山陵有

期神主將祔太廟其廟殿室宇合添修否國子司業兼

太常博士聶崇義奏議曰奉勑為大行皇帝山陵有期

神主祔廟恐殿室間數少合行添修今詣廟中相度若

是添修廟殿一間至兩間並須移動諸神門及角樓宫

牆仗舍及堂殿正面檐栿階道亦須東省牲立班位直

至齋宫漸近迫窄今重拆廟殿續更添修不唯重勞兼

恐未便竊見廟殿見虛東西二夾室況未有祧遷之主欲請不拆廟殿更添間數即便將夾室重安排六室位次所有動移神主若准舊禮于殿庭權設行廟幕殿即恐雨水猶多難于陳設伏請權于太廟齋宮内奉安神主至修奉畢日庶為宜稱又按禮記云廟成則于中屋刲羊以釁之夾室則用鷄又大戴禮及通典亦有夾室察文觀義乃是備廟之制況新主祔廟諸經有遷易之文考古沿今庶合通理伏請遞遷諸室奉安大行皇帝

神主以符禮意敕依典禮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攷證

志四禮志上螽吾侯　螽吾原本訛螽愚今據後漢書改正

周捨論　周捨原本訛周拾今據新唐書禮志改志

漢稱唐堯劉累之後　劉累原本訛劉里今據漢書改正

懿祖光皇帝　懿祖原本作義祖今從新唐書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攷證